

钩沉

拜谒蜀河同善社

披一身冬阳走进旬阳市的蜀河古镇,刚在黄州会馆后边的路标上看到“同善社”,我这“老慈善”就兴奋地打听起来。但见导游没有理睬这条小巷,领着采风队伍朝主街走去,我便央求同行的一位镇政府年轻干部开了小差,将我领到了同善社的旧址。

路边有一道用石头砌起来的围墙,墙基的石块如同青砖,大小近似,薄厚均匀,且是上一行与下一行错位压缝的规范砌法,做工如砖瓦匠般讲究。高过一米之后,却是新旧两重天,上面一部分墙体的石头大小不一,堆砌杂乱,看着十分危险。我从长满青苔的地上捡起两块巴掌大的小石子,去垫稳一块滑出一小半的石头。把它扶正后,刚走了两步台阶,便看到了一座孤零零的门楼子。

这道一人半高的门楼连在半截残墙上,墙体仍是石块砌成的,只是表面糊着拌有麦糠的黄泥,泥皮大片剥落在地上,地面的垃圾被扫得干干净净。扫不净的是青苔、石缝里的小草和砸入石缝的灰尘。门框是木质的,木已腐朽,生了虫子,虫眼里飞出一只蜜蜂,吓得我后退了半步。

门顶伸出了盖瓦的房檐,灰色的木椽上亦有苔藓,瓦片的缝隙里透出杂草和阳光。门上着锁,锁环锈迹斑斑,锁子却是新的。进不了门,我退过残墙,从这近一人高的围墙边放开目光,观察这个院子。庭院不大,正屋似是三间平房,门窗紧闭,不知里边内容,目测可见进深不到十米;两边要么是两间厦房,要么是杂物棚子,或者只是围墙而已;后墙似是山体,上边已是邻居的房子了。地面的泥土中长着杂草,一只破罐子里却长出了小树,这些不知名而又硕大的绿叶都是南方植物,以

其冬阳之下绿油油的旺势向世人宣告:这个破旧的院子位于陕南,也或许在说这些残墙、破瓦和杂草之间,珍藏着某些有关陕南的历史文化信息。

正想着这个同善社是否会和蜀河码头、汉江航运及鄂豫皖根据地、陕南抗日第一军有什么关联,身边响起了喊声,笑声间杂的招呼声。原来,早上同来的三位旬阳市文友约来了蜀河镇上的老马、老张两位老先生。听了他们的介绍,我才明白:此同善社非彼同善社,那个是伪善,这个是真善。

史上有名的同善社,最初为慈善组织,以救济、诵经、行医为己任,其宗旨是勉人为善,修身养性,静坐运神,延年益寿,兴办慈善事业。清朝后期由贵州传入四川,1907年永川县(今重庆市永川区)人彭太荣(字汝尊,号述古),继任道首后改名“同善社”。1917年10月,北洋政府批同善社为慈善团体,数年之间遍及众多省、州、府、县。1929年,彭太荣制作皇袍、玉玺,阴谋暴动称帝,被南京政府查禁。抗日战争时期,同善社投靠日伪政府,设立“大刀会”练习武艺,为日伪效力。1945年冬,同善社总号及各正号设立“辅国坛”,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相勾结反共。1948年,彭太荣、李乃斌主持召开全国道首会议,部署各地同善社组织与国民党反动势力配合,取得武器弹药,扩大“大刀会”力量对抗人民解放军。该反动组织因为猖獗和罪恶滔天,被携手消灭。当时,陕南的秦巴二山、汉江两岸就铲除了数十个长期与中共党组织及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陕鄂豫皖特委、红七十四师、川陕游击队等军队作对的“同善社”。

那时的旬阳,也有此种变质的“同善社”。

该县棕溪人华进达于1919年由陕西省政府辞职回籍,常干一些投机钻营的勾当,不久即以棕溪为基地,里应外合成立以“同善社”为名的反动组织,在县城、平定河、神河等地广收信徒。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政府取缔。他西逃四川,遁入佛门,不知所终。

老马等人斥责了一通华氏之类的“同善社”之后,笑嘻嘻地介绍:蜀河的同善社,却是守初心、守本分的真善者。

民国二十一年(1932),生于斯、长于斯的蜀河著名知识分子廖鸿功,见兵匪战乱、天旱虫灾、民不聊生而大发慈悲,说服几家工商、航运界的大户人家,牵头成立地方慈善组织。因是同乡办的同仁会,就取名同善社。社务理事会由几位发起人和捐赠大户负责,为求公开、公平、公正,需推荐一名监理。理事们一碰面,不约而同想到了导师般的廖鸿功先生。

廖鸿功是蜀河药商之后,因家境殷实,自幼读书,学业优异,据说在外求学八年均以奖学金维持生活。1902年,以县试第一的成绩参加省考,却因其父曾做县府衙役而取消资格。他含愤而归,发誓不再祈求功名,一生只在家乡任教,因其学识高、治学严谨和学校学风好、质量优而获省府“造福梓乡”奖匾,故在蜀河德高望重。

在同善社,廖鸿功名义上被众人推为监理,实际上却因他的见多识广、处事公道而成了主心骨,加之他乐善好施、甘于奉献,就成了驻社服务的“志愿者”。他一边以校长身份在火神庙的蒙学堂增做教师,开齐初级小学全部课程;一边借同善社的日常管理之利,开设国学专修馆,自任主教。除了倾情面向少年儿童的文化教育,他把业余时间集中用于行善,在

同善社开展了施粥、舍饭、义卖和安老、抚孤、助医,以及收留流浪人员等一系列社会救助活动。民国二十四年(1935),旬阳发生饥荒,他与蜀河士绅王云山、平定河同善堂首领何子昂一道捐集粮款,救济蜀河镇及附近饥民。又和蜀河贤达雷培善、荆介圭等人一道,奔赴大棕溪放赈。民国二十九年(1940),蜀河成立中心学校,他被聘为主讲教师,担任毕业班国语和高年级历史课教学。从此,他发誓终生只干教书、行善两大益事。民国三十五年(1946),为表彰他在蜀河的教育人、行善惠民功绩,旬阳籍国大代表张丹屏,联手时任陕西省议会副秘书长同乡李梦彪,合赠“望隆斗山”镀金匾一副。

廖鸿功先生既是一个心怀慈悲的行善者,富有家国情怀的教育者,又是一个感恩之人。他1952年因病离校回家休养,1953年3月病情加重,医治无效而双目失明。但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他的健康,按月发薪,以资养老。他十分感动,赋《报答党恩》一首:“感荷生成头戴天,党恩浩大亦同然。吾官按月给工资,八病多方施药痊。常遭政员来慰问,教师照顾最周全。千金报答难如愿,唯有赤儿多贡献!”

今天,我们在同善社旧址议同善社的故人,一些暖心的故事便由此说开。有人聊到了蜀河的民风淳朴、民众善良典型,有人列举了今人捐资助学、兴修慈安桥、兴办慈幼事业的事例,还有人把诸多善事与廖鸿功先生的学生、后辈联系起来,对同善社的功绩发出阵阵赞叹。

冬阳下的汉江波光粼粼,一阵河风吹来,旧房的门窗有了轻微的响动。这是时空与古建的握手,也是故人与今人的对话? □李焕龙

秦味

故乡,是游子魂牵梦萦的地方,那里留存着我们成长的记忆。

人们对乡愁的描述各不相同,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席慕容说:“乡愁是一种模糊的惆怅。”对我而言,乡愁就是那一碗回味无穷的油泼棍棍面。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人,常年在外漂泊,最为想念的还是母亲做的那碗油泼辣子棍棍面。每每回家,母亲总会问:“娃,今儿中午吃啥?”我总是习惯性回答:“油泼棍棍面。”

棍棍面的做法看似简单,但其中的巧妙之处也不是谁都能学会的。做棍棍面,而面最讲究,需要往面里加入少量食盐,再揉成面

团,然后分成若干小块,刷上油,搓成长条后要醒面半小时,经过这样程序加工后的棍棍面才好吃。

待面醒好后,母亲将面条在案板上高高扬起,来回对折,往空中做少许停留后劲劲甩下……整个扯面过程看似手法随心所欲、任意挥扯,其实这是母亲多年做面练就的娴熟技艺,她能将力道控制得很有水准,制作出来的面条长而不断,粗细均匀。

待棍棍面出锅后,母亲撒上准备好的葱花和辣椒面,开始进入泼油环节。金黄色的菜籽油在高温加热下,缓缓沁出香气来。滚烫的热油浇在葱花和辣椒面上,“噼啦”一声,辣椒面

立马被炸出红油,与葱花的清香交织在一起,渗进每一根面条里,顿时令人垂涎三尺。

食物中的博大精深或许就在这一声荡气回肠般的“噼啦”声中得到升华。捧起这碗热气腾腾的油泼辣子棍棍面,用筷子一拌,再配上几瓣蒜,挑起几根筋道顺滑的面条,连同辣椒一口吞入,实在是酣畅淋漓。每每此刻,母亲总是打趣我说道:“吃饭要细嚼慢咽,后面有狼追着你吗?”我笑着放慢速度,细细地嚼起来,脑海中不禁浮现“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的场景。酸酣苦辣,人间百味,临了再来一碗面汤,简直绝了!

每一个地方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但



妈妈做的那碗油泼辣子棍棍面始终令我怀念,那是故乡的味道,是在我无数次坚持不下去想要放弃的时候,鼓舞我继续向前的力量。 □张茜



陕北人杰地灵,产生了一大批能工巧匠——石匠就是其中之一。

石匠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石器时代,现代历史人文教科书里的图片向我们展示出了远古时代出现的各种石器:石斧、石杵、石臼

高家堡,“陕北四大名堡”之一,历来为商贸重镇,被称作西口路上的旱码头,近年来更是因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取景拍摄而名声大噪。其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仅有遐迩闻名的石笋遗址,还有千洞万佛、兴武晨钟等八景添映。

高家堡特产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小米、石崩醋、大白菜、娃娃粉皮、白山红葱,而最负盛名的还数高家堡挂面。

在我的认知里,高家堡有三宝,挂面、白菜、红葱。对于无肉不欢的神木人来说,红葱可谓是有情有独钟。人们常说少油没盐,吃不见香甜。如果炖肉不放红葱,香味自然减半,若炒菜不拿红葱炝一下,扑鼻的香气就出不来,故而当地人视红葱为烧菜的灵魂。

高家堡红葱以雷家郾山地最为有名,淡红葱段像少女挽起袖子露出的白皙胳膊,白净葱须像百岁老人的冉冉长须。辛辣的香味从拔出土的一瞬间就飘散开来,剥皮切割时,更会呛得人泪眼婆娑、鼻涕横流。只有当它被炒进菜里、炖进肉里、拌进馅里时,才被感化得乖巧温顺,用那浓浓的醇厚的香味温暖着人们的胃。

高家堡大白菜,因为菜叶上没有筋,吃着一点也不柴。它口感柔软,入口即化,菜香亦回味无穷。无论炒着吃还是熬着吃,无论炖着吃还是做饺子馅,味道都特别鲜美。腌制成酸菜后色泽金黄,脆嫩光滑,滋味鲜醇,酸爽开胃,与猪肉、土豆、粉条可以说是灵魂伴侣,烩出的菜油而不腻,香味四溢,与肉香藤萝缠绕,销魂蚀骨。

最让人赞不绝口的是高家堡挂面。当人们漫步在高家堡古镇,大街小巷到处是整齐

陕北石匠

等。这些拙笨而古朴的石器,帮助原始人类在恶劣的环境里生存了下来。纵观人类发展史,石匠的职业是伟大的。

我对石匠的印象比较深。小时候周围的村庄有不少石匠,正月十五一过,他们就背着铺盖卷,肩挎工具包,里面放着手锤子、簸碗子或手把斧、方尺、墨斗等。脸上浮现着恋恋不舍的神情离开婆姨娃娃去山西柳林、石楼等地做石活。这一走就是一年半载,婆姨们只好唱着“正月里盼到冬,腊月里盼到春,灰不查香月儿下照影影。黑夜里盼天明,盼成个树人人,盼的脚地扎下了根,盼的我泪花花结成冰”的信天游消磨时光。

石匠有好石匠和二把手石匠之分。好石匠就是干细活的石匠,他们不全靠力气,要得主要是手艺。因此,行头和作派就少了一些粗犷,多了几分儒雅:白羊肚巾巾扎得两角朝天,四楞见线,衣服穿得虽没平讲究,但比庄稼人整齐。工具包里放着锤、手锤、手锯和毡垫。衣袋里揣着火柴和香烟,遇上了熟人

有序地悬挂在木架上的挂面,白皑皑犹如瀑布垂落,齐整整又似哈达敬献。

有道是黄河之水天上来,高家堡挂面也是从天上来的吗?我心中的一首打油诗油然而生:地肥沃沃狄川带,白菜翻滚红葱美,银色珠帘惹人爱,如瀑挂面天上来。

高家堡挂面以其爽口筋道畅销榆林、延安、西安、包头,甚至北京、上海等地。可以说哪里有家堡人,哪里就有高家堡挂面的一席之地。即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高家堡挂面也是富户人家餐桌上绝佳奢侈品。

现在,高家堡挂面俨然跻身高家堡名小吃的行列。当人们在高家堡古镇游玩的时

就掏出来显摆。他们是石头的深加工者,劳作场地可以冷热变换:夏季在石庵里、树荫下,冬季在背风处、向阳地。

在我见过的石匠中,李常家山村的石匠郭守训给我的印象最深:他中等个子,身材敦实,黝黑古铜色的脸盘,一双手布满老茧,粗糙有力,胳膊上的血管青而凸起,就像一条小青蛇爬在上面。凿磨的时候裹上围巾,戴上眼镜,以防石屑溅入脖颈和眼睛。左手持锤,右手手锤,不紧不慢,动作舒缓,一锤一锤,叮叮当当,从石磨边沿一锤一锤往磨心凿,一道齿一道齿,专心致志,有板有眼。天热起来,他就索性打起赤膊凿。他膀大腰圆,甩锤子的时候,上身的肌肉有规律地滚动,嘴里“哎哟、哎哟”地吼着。

二把手石匠不干别的,专干别人干不了的力气活。一是开山打石头;二是揭石板 and 揭磨盘。开山打石是为修建石窑备料,场地多在石崖畔,工期总在大冬天,辛苦而又危险。天不亮就到场,看不见了才离开,除了吃饭就是

马上为他烹饪,问他喜欢羊肉臊子还是猪肉臊子,他说要一碗清汤挂面,并要亲自下厨。于是,他煮了一把挂面,连面带汤倒一盆中,淋一滴香油,滴点几醋、酱油,放点几盐、油泼辣子,就舀在碗里开吃了。他鼓腮颊大吃大喝,动情地说挂面酸辣爽口有嚼劲儿,是记忆中的味道。他还称高堡挂面是挂面界的天花板,没有任何一种挂面可以超越。

众人问其故,他说高家堡挂面好吃原因有三:其一高家堡水好面好,做出来的挂面自然好吃,就像榆林的水好,做出来的豆腐好吃一样;其二高家堡挂面是纯天然绿

高家堡挂面高高挂

色食品,盐、清水、面粉就是做挂面的全部原料,不放过任何添加剂;其三是高家堡挂面是被太阳晒干、被自然风吹干的,吸收了日月之精华。

关于高家堡挂面还有一个故事。高家堡人老王住在神木城里,一天,他的邻居回高家堡办事,他就让邻居给他买十斤挂面。邻居满口答应,可是到了高家堡忙着手办自己的事,肉与挂面的事总得干一干。邻居返回神木,心想机械厂路口就有一家高家堡挂面铺,就近买了十斤挂面送给老王,这件事就算



“河水悠悠去似舛(bēng),远山如画翠眉横。”在千阳这片碧水青山的土地上,有一个村子名气很大,它就是今年8月份被市民政局认定为宝鸡千年古村落的丈寨村。

丈寨村位于千阳县城东北,隶属南寨镇,距县城8公里。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南线的必经之地,是西汉丞相司直郭钦的故里,是清朝武术家宋朝佐的家乡,还是历代朝廷屯兵扎寨的地方——丈寨的村名也由此而来。

丞相司直“举不法”

在丈寨村村口的牌楼下,立在路东的两通石碑十分引人注目。一通石碑为清光绪三十三年汾阳知县李嘉猷所立,上面刻有“汉丞相司直卢奴令南郡太守郭公故里”,另一通石碑为千阳县政府所立,上面刻有“汉丞相司直郭钦故里”。

司直是古代的一种官职,其职责是协助丞相检举百官的不法行为,郭钦作为汉丞相司直,因弹劾汉哀帝刘欣的宠臣董贤,被贬职为卢奴(今河北定县)县令。汉平帝时期,又任南郡(今湖北江陵县)太守,后因不愿与奸臣王莽为伍,托病辞官,回到家乡丈寨村,病逝于家中。明代时,千阳知县夏之时在城东修建“三贤祠”,尊奉燕伋、郭钦、段秀实为“千阳三贤”。

郭钦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他不仅是丈寨人的骄傲,更是我们郭氏后人的骄傲。”今年53岁的丈寨村党支部书记郭红江对笔者说。

在汉高祖时,郭家已是当地的名门望族。郭钦在祖辈、父辈的言传身教下,自幼饱读诗书,养成了质朴、诚信、正直的性格。担任丞相司直期间,郭钦了解到豫州刺史鲍宣越权干预郡守行政事务,立刻据实上奏,鲍宣很快被免职。当时,京兆尹薛宣是丞相薛宣的弟弟,旁人都对其阿谀奉承,郭钦不为所动,当他发现薛宣有不法行为时,果断向朝廷举报,最终薛宣也被免职。汉哀帝刘欣即位后,专宠宦官董贤,许多大臣纷纷劝谏,可刘欣不但听不进去,反而对劝谏大臣进行惩罚。郭钦心系国家安危,不顾身家性命,毅然决然地连续弹劾董贤。刘欣听不进去郭钦的意见,遂将郭钦贬到卢奴任县令。

汉平帝即位后,郭钦被调到湖北,升任南郡太守。无论在卢奴还是在南郡,郭钦都秉公执法,造福当地百姓。后来,王莽在朝中势力越来越大,许多官员都投靠过去。郭钦虽身在南郡,依旧一心为国,不愿依附王莽,最终辞官回乡。因为忧心国事,面对王莽篡权的现状,郭钦心中满是无奈和愤怒之情,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不久之后便在家中去世。郭钦一生不畏奸邪,敢于坚持原则,不与其同流合污。其清廉正直的品德影响了他的子孙后代和丈寨人。

武术名家“传红拳”

“清朝时,我们丈寨村就出了个红拳大家,他就是我们宋氏家族的先祖宋朝佐。”丈寨村村过八旬的村民宋喜贵对笔者说。据他讲,宋氏属武术世家,家族历代人都会红拳,他的儿子宋维刚今年50岁,自幼习练红拳,至今已四十多个年头了。

红拳是发源于宝鸡的地方拳种,2008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清代,红拳在关中十分盛行,名师辈出,乾隆年间,千阳的宋朝佐、凤翔的师宝龙、耀州的郭崇志、宝鸡的张阳真皆是当时的红拳名家。

宋喜贵年轻时曾任村干部,在他的记忆中,祖辈几代人都过着习武、救人、修身的生活。旧时,宋氏男孩从五六岁起,每天早晨五点多,便会被爷爷和父亲从被窝里拉出来练红拳,从练气、练桩、练势、练功到练意志,扎实掌握基本功。目前,丈寨村宋氏一族中,还流传着宋朝佐一人勇斗十几个悍匪的故事。

时至今日,宋氏家族中,仍然不习练红拳的人。每年春节,县上举办社火游演时,就会有武术红拳项目。宋氏后代在红拳表演中用到的“连枷棍”,就来源于过去西府农人打麦脱粒时使用的农具“连枷”,如今这已成为红拳的一种器械。

“把老宋留下下来的这些宝贝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人研习红拳,让红拳之树枝繁叶茂,让红拳之花在全国各地竞相绽放。”宋喜贵说。

百年古槐“励后人”

古树名木被称为“绿色活化石”,不仅是悠久历史的见证者,也孕育了美的生态景观,承载着群众的心愁。

在丈寨村,就有这样一棵百年古槐,无论在干旱的夏季,还是在严寒的冬季,它都是坚韧不拔,屹立不倒,很受村民敬重。在丈寨村党支部书记赵卫军的指引下,笔者在一片麦田里,见到了这棵古槐。站在树下仰望老槐树,树干如龙,树冠如云,树高约十几米,好像一座大山平地而起。

赵卫军对笔者讲,这是一棵老瓜槐,存活了百余年。如今,老槐树成为村民的参照物、话引子,村民常以百年老槐打比方、讲道理,青年人遇到挫折气馁时,老辈人会讲,你还不老槐树,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淋;老人患病不开时,后生们会劝说,老槐树能活上百年,靠的是精神,精神好身体才好。老槐树也因此被村民誉为“励志树”。

据赵卫军介绍,与老槐树相伴相随的还有东侧的一口古钟,历经数百年依然风采不减。此钟铸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属国家二级文物。

近年来,丈寨村深挖乡村文化内涵,以文化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对郭公故里碑、古槐、古钟进行保护、修缮。在郭钦、宋朝佐这两位名人事迹和精神的浸润下,今天的大寨人克勤克俭、清正安乐,好家风好民风代代传承。 □毛丽娜

千年古村绽芳华